

黑发上的 竹叶

■ 陈晓东 著

■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7.7
1

陈晓东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陕西中医学院图书馆



0000205

黑发上的竹叶

黑发上的竹叶

陈晓东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6.375·插页1·字数133,000

1990年5月第1版·199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100

ISBN 7-5033-0124-4/1·106

定价：2.70元（膜）

川江号子农夫脚

——以一种感受和企盼代序

黄 柯

在一种以四川为“邻人”的情绪中，包含着某种命运与心态的认同。不仅只因为家乡水都是边疆水，“川军”、“滇军”都是“杂牌军”；东北人都看不起我们“三等残废”式的矮；下江人都分不清我们又麻又辣又尖又俚的口音。不是。这些都算不上引起共振的“主旋律”。那么究竟是一种什么心情使我这个滇池边的城里人与川江坝子里的农村人也产生了“以邻为亲”的感受呢？这问题的答案要追寻到二十五年前我到川江边亲眼看到了拉纤的船夫，以及他们用生命的吞吐呼喊出的号子声。啊！

与舞台上悠悠扬扬的美声不同，江边的号子才是大西南人民亘古不绝的生命呼喊。我在那里发现了同我们云南民歌——不是那种经过加工的甜甜的情歌——有着共同心律的那种野性的呼唤。

收在陈晓东这第一本小说集里的，只有三篇作品。这三篇作品也都明显地印有作者自己的足迹。

《哦，石榴花》只是一个短篇，写了一个热爱生活、向往

未来的小保姆。这样的小保姆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大城市几乎随处可见。她们的经历和思想，当然已经大不相同于德伯家的苔丝。但在石榴花这样一个剪影式的侧记里，我们仍看见了大都市中下层人民生活的艰难。女孩子天性的善良和对未来的渴望，吸引了作者，使他在北方姑娘的身上引起了心理的谐振。作者特别写明，石榴花也是一个幼年丧父的孤儿，生命的艰难对这样的孩子几乎是与生俱来。尽管在作者笔下，我们同情这朵小花的幼稚、柔弱，担心她今后的命运，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一种绵韧丝长的生活意念和一颗鲜活灵动的“夏天的心”。

《寻找父亲》更象是作者经历的自述。主人公那种在军营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地位，使他时时处于瞻前顾后、举步维艰的境遇中。飞腾的欲望与对飞腾者的鄙薄，找寻庇护与对庇护的恐惧，谦卑的失态与对谦卑的自我痛恨，都深深地交织在主人公的心态之中，使我们领受到了他活得劳累，生得艰难。这里一些白描式的心理刻画可以说是维妙维肖的。稍有瑕疵的是有的议论略显多余。晓东在这里提出一个令我深思的问题。在现代军营这样一个纷纷扰扰的“大家庭”里，青年军人（其中有孤儿，也有非孤儿）产生了一种“父亲”失落感。我在一代青年作家的身上发现了这种并非个别的“寻父情结”。这个问题本身比他们的小说说明的问题更多。精神上的独特与坎坷的遭遇，几乎在中国青年心灵上产生了“一代孤儿”。寻找也罢，拒绝也罢，都使他们的痛苦的呼喊刻骨铭心，带着挣扎的创伤血痕。

《黑发上的竹叶》写了动乱年代一对青年男女的初恋和凄惨的结果。女主角又是一个幼年丧母的人，父亲还是一个丧

失了“父亲”职能与资格的“右派”、“专政对象”。川西坝子上雾雨迷蒙的气候，弯弯曲曲的江流，跌跌绊绊的脚步，拖泥带水的恋情，伴随着发自肺腑的嘶哑的呼喊。它使我陡然回忆起聆听川江号子的切身感受。在接近纤夫的泥脚与吼声之地，你只觉得那喊声苦涩与刺耳；只有在稍稍远离江流之处，才听出来号子的深沉，它涌动着野性的生命的原声。于是，我这个在高原城市长大的中年人，同生长在川西农村的青年朋友产生了心律的共振。川江号子农夫脚，是我们西南地区人民生命跋涉的真实写照。他们永远在走，但不是无声无息地走，而是撕心裂肺地走；他们始终在唱，但不是悠雅飘逸地唱，而是茹毛饮血地唱。这就是我和我的“邻居”家乡人民的心声。

我认识晓东已十六年，我比他大十六岁。我几乎看着他摸爬滚打地在部队翻腾过来，走运时龙飞凤舞，背时处头破血流。在文艺这门行当里，他也是东杀西拼，拳打脚踢，从诗歌、歌词、评论、戏剧、曲艺，到纪实报告、小说等等，几乎十八般武艺样样要过。我不想称赞他。他不是那种故意要卖弄“全能”的武林高手；而更象是一个生活所迫的“流浪艺人”。也许，你只看到他的嬉戏，我却看到他的辛酸；你只感到他的浮躁，我能感到他的深沉；你可能很容易评判他的文学成就不够辉煌与光彩，我已能体察到他生命拼搏的跌宕与艰辛。实际上，他比他小说中的人物要复杂得多。如今，这个几乎与共和国同龄的人也临届不惑之年。他的文学上的攀登应当说也只是在新的基点上的开始。未来的跋涉不见得比以往要容易。这并非是一代人独有的不幸，而正象是我们整个共和国文化起飞的苦难历程。

反映在这本小说集里的川西坝子，还只是一个小小的瞬间掠影。我听说这个坝子上现在出现了“内地深圳”，乡长们坐着“皇冠”来迎接他们自己的作家。大西南人民在创造着自己的新的历史，在继续着他们生命的呼喊。作为一个忘年之交的朋友和“邻人”，我真诚地企盼着晓东的呐喊与脚步，韵和在高原江流上仰天长啸的人民心灵之中。啊！

目 次

川江号子农夫脚

——以一种感受和企盼代序 ……………黄 柯 1

寻找父亲…………… 1

哦，石榴花……………62

黑发上的竹叶……………82

寻找父亲

因为我是军队的儿子我需要军队的父亲。可是他在哪儿呢？他活着还是死去了？失望伴着希望，象在眼前又如在梦中，我就这样默默地念叨着、切切地企盼着、苦苦地寻觅着……

——题记

1

是为了躲避在机关的烦恼还是为了寻求一种精神上的解脱；或者是为了释放自己内心深处的痛苦和酸楚？……当然也是受命于一种无法摆脱的支配——我所在部队出了一个英雄人物，他就象中国靶场试验专家的一颗巨星陨落了。他的骨灰撒在了他生前曾工作近三十年的地方——茫茫的科尔沁大草原。基地要为他召开命名大会。我想到这是全部队政治工作的一件大事，我又刚刚从大学毕业回来，去为这位英雄写点什么，不仅各级领导皆大欢喜，而且也体现了自己“深入”的觉悟。

我是生平第一次到科尔沁草原。我也是第一次踏上我们

部队这个常规兵器试验基地。不知为什么，一提起“科尔沁”这个地名，我就感到它和谐、清爽、畅快和迷人。它就象一个悠长的梦在我的脑畔久久地萦绕；又象是一首深沉而古老的牧歌在我的心中涓涓地流淌。它让我情不自禁地想到鄂尔多斯的绿野，锡林郭勒的平川和呼伦贝尔的广袤辽阔。它仿佛是一种野性的呼唤，呼唤人从烦恼的人世间超脱出来。呼唤被人类社会扼杀了的人的自然属性。

是的，复杂的人际关系已经把我搞得精疲力尽。都市高楼化的生活不仅使我、也使许多人感到自己长出翅膀在升天，但同时又让我们感到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感到绿色的大自然渐渐地从我们的生活中隐没了。我需要科尔沁——她就象披着毛茸茸的睡衣、从雨露中姗姗走出的、一个初浴后的、清新透明，散发着青春气息的少女对我投来流盼那样令人销魂倾倒。于是我想：要是我在她酥胸的怀抱中美美地睡一觉或者就此长眠下去多好啊！忘掉这世界上永无休止的压抑、忧郁、惶惑、奸诈和丑恶……

但是，当我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我所接触的科尔沁和想象中的科尔沁不免有些令人失望。人说，每当夏秋之际，是科尔沁最美的季节：望蓝天，苍穹如洗，白云朵朵；看大地，碧草如茵，繁花争妍；畜群，如波涛和雪浪花在绿海中翻滚；牧包，似簇簇芍药花儿开在山间、河谷。据说，有一位西德友人来到科尔沁后，被科尔沁的风姿镇住了，他躺在鲜花盛开的草地上发疯似地高喊：“啊，我的上帝！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兴许我来得迟了一步，深秋的科尔沁已失去了它妙龄女郎般的魅力，它让我看到的是一片苍莽和凋零般的容颜。让人想到“天苍苍，野茫茫……”的诗句。科尔

沁就象一个黄澄澄的世界，天地是一副土黄的面孔，花草树木多是枯黄般的秋色，连军营幢幢楼房的墙壁也是杏黄的。我到科尔沁的第一天就独个儿到营区外去蹒跚，我希望看到牧包和牧马人等等。可是，我望穿双眼我也没找到我所希望的一丝影子。后来才得知，这方圆一百二十公里全是试验靶场的军事禁区。

尽管我错过了科尔沁最美的季节，也没体验到它的诗一般的激情和歌一样的甜美，但我被它神秘的过去和异域的风貌迷住了。我想象着远古时期被称为东胡、鲜卑、契丹的少数民族祖先在这里是怎样发祥、繁衍和生息的。我仿佛看到了那荒原上的堆堆篝火映红了他们一张张岩石般的面孔；和那出猎时在雪原上留下的一串串深深的脚窝……他们裹着岁月的风尘和伴随着蛮荒走向了今天；而今天这里的蒙古族兄弟还是那么粗犷、强悍、纯朴和深沉。那悠扬的马头琴就是他们性格和生命的歌唱。我象一个考古工作者似地追寻着科尔沁的变迁。在日伪时期留下的飞机堡的地方，我驻足沉思了许久许久。这飞机堡就象一座座坟墓；又象一只只蹲在那里一动不动的巨蛙，那扁扁的阔大的洞口，多象一张张开的蛙嘴呀——它当年曾吞进了一架架飞机。我又好象回到了那一天，几名基地的开拓者第一次踏上了这被历史遗忘的角落，踩着深深的积雪走向这幽灵般的飞机堡时，突然，有一个披头散发的野人从飞机堡惊恐地跑出，然后他发疯般地逃窜……

我不会忘记我在采访中基地人是如何向我讲述他们刚刚开进科尔沁的景象：狼可以把部队养的猪叼走。野兔象铺天盖地的蝗虫一般多，用木棍一敲一个。战士们把机枪架在吉

普车上扫黄羊，一车一车地拉走。科尔沁还是老鼠的王国，它们疯狂地向人进攻，而且鼠疫成灾，为了保证部队不被老鼠吃掉，总部首长不得不派出两个团的兵力来镇压老鼠。还有科尔沁的蚊子，它叮住你就死不松口，有一种无法比拟的拼命精神。它们就象吸血鬼一样给部队带来了灾难……

诗人们赞美科尔沁就象镶嵌在祖国北疆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可他们知道科尔沁人在北疆所受到的风暴和冰霜的吞噬吗？“一年一度风，年初刮到冬。”“到了洮南府，请吃二两土，如若嫌不够，下回再来补。”就是这里大自然无情的写照。当贝加尔湖的冷空气和西伯利亚的寒流袭来时，直把这里的人冻得叫苦连天……

大自然赋予科尔沁一种野蛮和残酷的特性。但它和人群挤压，噪音的污染及迪斯科摇晃的天地相比，它就显示了它不可替代的魔力。这如象原始道德的、内在的、善的力量的赞美诗一般的科尔沁，比那用层层面纱遮掩起来的文明社会不知要强多少倍。真的，我到科尔沁后突然感到一下子精神松绑了，心就象科尔沁草原一样坦荡、静谧和平和。我获得了一种无拘无束的奔放自由。我仿佛吮吸着似乎洋溢于整个宇宙空间的甜汁。我这强烈感受如象歌德老人所说的那样：“瞧这明朗的自然界，是多么纯净和平啊。简直给人一个印象，好象世界上压根儿就不可能有什么不顺心的事似的；可是一回到人居住的地方，不管房子是高是矮，是宽是窄，总是没完没了的争斗、矛盾、仲裁、调停。”

我觉得我好象在科尔沁发现了什么，但又好象在寻找谜一般的科尔沁。我在基地不时地这样想、这样问：

喂，你知道科尔沁的含意吗？

一听说欧阳副主任就要到基地来了，我这心里就咚咚咚地直打鼓。我感到我到科尔沁获得的短暂的痛快就要结束了。我明朗的心胸猛然间被一片阴云所笼罩，显得凄惨沉甸甸的。

我是怕见大人物吗？好象又不是。有人说我有大机关的作风，就象一条大鱼，浅水滩是养不下我的，只有放到社会的深潭大海中才适应我的个性特点。我自己也意识到我是一个热烈奔放、如火如荼的人。越是大场面，越是见大人物，我反而能撒得开，拿得起。可是，生活往往又逼得我不得不扭曲变形，变得好象完全不属于自己了。我感到要是和本单位的领导，尤其是和操纵自己命脉的顶头上司朝夕相处在一起，就有一种压迫感和紧张感。那简直等于是活受罪。我要绷紧全部的神经去对付他们的脸色。我要去象走钢丝一样小心翼翼行事。我生怕撞在他们的“枪口”上我就完了。

我从北京出发前本来打算和机关的大队人马一起到基地，这样我买火车票、从车队要车到火车站等都方便一些。但是那天我去机关一个部门打听基地命名大会的日期和机关去人的行动计划时，那个我认识的但又叫不出他名字的又不知道他整编后当了什么官的人，却对我冷若冰霜摆臭架子。我问一句他答一句，他总是吞吞吐吐、含含糊糊。我想要份材料看看他也说没有。他把我当作“特务”一样加以防范。好象我们这些搞宣传文化的就是“下九流”，而他们却是政治部的“上等人”。难道同在一个大部门工作的人也有档次和

贵贱之分吗？我心里不觉这样诅咒着，整编整编，改来改去，已经到了八十年代，办公室已经开始使用微机 and 程控电话了，可我们的人心仍然停留在封建社会的衙门时代。我简直忍受不了这种同类项互相排斥互相诋毁的霉烂气味。一气之下我买了一张火车票直奔基地了。

我到基地后，尽管我的官不大，职务（创作员）也叫起来怪别扭，基地接待我的同志曾为怎样称呼我绞尽脑汁，最后干脆在我的姓前加了一个“老”字。但好坏我总是上级机关派来的人，基地对我的接待也是够意思的。他们安排我住在当年曾为苏联专家享用的“小洋楼”似的招待所。又安排我一天吃八元钱的会议伙食。临开会的前两天，与会议无关的人员全被安排到别处去住了。就剩下我一人住在这里。我感到我就象当了“皇帝”一般，全招待所的工作人员都把我当作了“重点保护对象”。

欧阳副主任这一到来，我不是为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的日子的结束而悲哀。我只是为他是我的顶头上司而感到惶惶不安。别看欧阳副主任还挂着一个“副”字，其实他就是我们政治部的“一把手”。因为自整编后主任的位置一直空缺着。尽管有人说现在政治部的领导是一个“过渡政府”，但“一过渡”就不知渡到什么时候。只要领导一天在台上他就有他一天存在的价值。欧阳副主任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他是一个“一把手”，他还是一个“管官的官”。现在有一句话叫做“不怕天不怕地，就怕管官的官整治你”。机关的整编还在继续着，谁走谁留谁在编谁超编谁提拔谁滚蛋成了机关干部最牵魂的问题。试想想，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欧阳副主任的价值有多大？他的一脸情绪，他的一句话

和他手中的那支笔对于他的部下来说是何等的关键？欧阳副主任的一句话和他笔下的几个字，可以叫你平步青云；也可以叫你趴下去直不起腰来，你就是哭死也把命运哭不回来。

我和欧阳副主任虽然在一个机关工作我又是他的部下，但我感到我和他就象远隔天边，既无缘分又无交往。我发现越熟悉的人越陌生、越近的人心离得越远，这好象是一个真理。难怪萨特老头子要讲，人与人没和谐，是穿不透的墙。什么时候有什么东西能把人心之间筑起的高墙穿透和捣毁呢？要形容我和欧阳副主任的关系我把它叫做“独立寒秋”。我怀疑欧阳副主任根本就不认识我，更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也难为他了政治部几百号人他日理万机怎么能把我这样一个“小萝卜头”挂在心上呢？

不管欧阳副主任对我如何我过去并无心思去计较。因为我这号人既无根底又无背景是不能异想天开的。只是我想到我大学毕业回到机关所经历的一些怪事，我就不能不考虑我和欧阳副主任之间的利害关系了。

那天，我气壮如牛地回到机关去报到。心想，凭着自己在校是“三好学员”和优异的成绩，还有档案里塞进的那一条“提职使用”的意见，何愁本单位不器重我，还能让我坐冷板凳吗？至少也能给我一个定编的位置吧？想不到我的部门领导却这样对我说：“噢，回来哪？回来好嘛。不过，你要做好准备，目前机关已满员，还超编那么多，你的工作……”我从他的办公室出来后，就象大白天遇见鬼一样茫然不知所措。我站在楼道里不知该往哪里走。我愤怒了。心里火冒三丈：妈的、怪事！没有文凭你们处处刁难我，拼死拼活拿下大学，而且还是一个正规军队院校的毕业生，回本单位

后又象是赶掉了火车，卧铺票、坐票、连站票也没有了。对不起，满员！这算怎么回事呢？难道这就是改革后的“新气象”？

我懊丧极了，好象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我突然燃起了一线希望：那位管宣传文化的副主任过去对我不是还可以吗？我临上大学前他还找我谈过一次话，希望我学成回来为四化出力，何不如找他去，或许他还能给我一点想头。正当我欲上楼找他去时，想不到天赐良缘，他老先生正好从楼上往下走。我立在楼梯口就象见了救星一样唯唯诺诺地恭候他，不等他走近，便“啪”地一下收腿立正挺胸直腰打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我称呼他的声音也情不自禁地那么卑猥，而且还哆哆嗦嗦。我想他肯定会一眼认出我，并且拉着我的手来个问长问短。谁知他好象根本不认识我一样，只是鼻子里“嗯”了一声又径直朝前走了。我站在一边傻眼了，贵人多忘事也不至于忘到这种地步啊？再说我上学期间还帮他办过事，曾到他的家里拜望过几次。难道他神经出了毛病还是谁在背后捣了我的鬼使他对我如此不祥？我正百思不得其解之时，忽然，他走了几步又停住了，并回头向我望了望。我刹那间又象是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三步并作两步赶上去了。心想，他可能一时把我忘了，猛然间又回过了神，一定是要关切一下我的情况了。哪知他一张口会把你气出猪屎：

“你是政治部的人吗？怎么我没见过你？”

“哦哦哦……”我不知说什么才好。

“刚刚调整了办公室，你知道老干办在哪几个屋子吗？”

.....

我的天！他竟把我从他的记忆中抹去了。他关心的是房子，他哪能关心我这个大活人呀？我本想说一声“不知道”一走了之，但又想我马上就要在他手下工作，是我的奴性骨血还是我的“皇权”崇拜作怪？我不得不忍气吞声给他当了向导，把他送进老干办我就溜出来了。

那天我的心象是被撕成了一块块碎片在淌血。又象是做了一场可怕的恶梦。我从头到脚凉了个透。我不知道这人与人之间为什么总是让你感到深奥莫测而又变幻无穷？我隐隐约约地感到等待我的命运不会有什么好事情了。果不其然，后来得知有人在背后上窜下跳，说不把我这小子搞臭搞走就没有我们的地盘就是一种最大的威胁……幸亏还是有人站出来主持公道，他们说精减又不是减精，人家考上了大学，学的又是一种独家专业，仅仅就这么一个，还装不下吗？我这个险些被人拔掉的萝卜总算有了一个“坑”。当通知我有一个工作干时，我没有为求得一席生存之地而欢呼庆贺，反而觉得心中一片悲凉。我感到命运在捉弄我。不该发生的事总是在发生。顺理成章一目了然的事反而被搞得十分复杂。好象我能回到原单位工作那简直就是一种造化、一种恩赐、一种化险为夷。有什么办法呢？谁叫你运气不佳，你该是什么命就是什么命。管你是舒坦还是压抑，你个人是對抗不了集团的。你必须去把好你的“坑”，占着一个“坑”就得拉屎，而且要拼命地拉，拉出水平，拉出质量。否则，你就要给别人腾“坑”、挪“坑”。除此外，你别无选择。